

## 如梦初醒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493851)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493851>.

Rating:	<a href="#">Mature</a>
Archive Warning:	<a href="#">Rape/Non-Con</a>
Category:	<a href="#">M/M</a>
Fandom:	<a href="#">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a>
Relationship:	<a href="#">姬发/殷郊</a> , <a href="#">姬屋藏郊</a>
Character:	<a href="#">姬发</a> , <a href="#">殷郊</a>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08-20 Words: 6,459 Chapters: 1/1

## 如梦初醒

by [ShrimpBall](#)

### Summary

\*稿

\*武王登基、殷郊下山后因突发性失忆而发生的故事

嘴唇被攫取、腰腹被抚摸，殷郊紧皱眉头，恍若进入了旖旎缠人的梦境之中，但这触感又真实得不可思议，每一下亲吻、每一下爱抚都带着灼人的热度，让他出了一身冷汗，倏地睁开双眼想要摆脱这梦魇。

但殷郊怎么也没想到撞进眼里的竟是自己的好友。侧躺在他身旁的姬发并没有穿着质子们习惯了的盔甲与常服，身上只虚虚拢着一件外衫，散发着绸缎细腻的光泽，殷郊只看一眼就知道这绝不是他们在军营中能得手的東西。除此之外，他们身下躺着的床铺也柔软得让人难以置信，与军帐中粗粗堆叠的干草大相径庭。

这不可能发生的一切让殷郊以为自己仍在梦中。他猛地眨了几回眼睛，眼前的一切却依旧如此，甚至身旁的姬发还对此毫无察觉，搂过自己的肩头拉近了距离，又准备再亲上来。即便在梦中，殷郊也无法接受与自己的好友做这种事情，当即伸手一掌推开了姬发的胸膛，胡乱从手边抓了些什么遮住自己裸露在外的胸膛，大声喝道：“姬发，你这是干什么！”

两人的距离拉开些许，此时回想起刚刚那些在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抚摸与亲吻，殷郊便逐渐领悟过来这是现实而非梦境，怎么也想不明白好友为何要这样对待自己。他的力气明明能够同对方抗衡，这时候却还是止不住地害怕起来，抓住薄被的手甚至绷出了青筋，忧心姬发还要继续刚刚那些过分亲密的行为。

自登基以后，姬发已经许久没被人如此无礼地对待过了。可面前这个是他亲密无间的爱人，堂堂武王也就并不放在心上，只以为殷郊是看了那些下人呈上来的民间话本，想要同自己换个花样玩上一玩罢了。

他当然不会回绝爱人的求欢，搂在殷郊肩头上的手稍一用力便将他翻了过来，满是性事痕迹的后背霎时显在姬发的面前。他一把将殷郊拉入自己怀中，轻轻吻过那些或深或浅的痕迹，指尖抚摸着对方结实的肌肉，自以为会意地轻笑一声，模仿着话本里的台词道：“这不是很明显了么？我要操你，殷郊，休想反抗。”

姬发说到做到，登基之后也没有落下锻炼的两条手臂穿过殷郊的腋下，向後一扣便牢牢地

将这入锁在了自己怀中，再也难以逃脱。他努力回忆着话本的剧情，难得放弃了一回对殷郊性器的爱抚，摆动着腰，直截了当地往爱人紧贴着自己的臀部蹭去。

同是男人，殷郊当然知道贴在自己身后的东西到底是什么。那根东西又烫又硬，正随着姬发的动作而不住地顶弄他的臀尖，仅此而已，就令被用惯了的穴口食髓知味地开始了一张一合的邀请，盼望着它再一次进来，带来无尽的欢愉。

然而失去了记忆的殷郊并不能理解自己身体的情动，只一味地觉得惊恐，颇有种不但兄弟背叛了自己，连身体都背叛了自己的感觉。他吞了口口水，把住胸前姬发的手努力想要挣开这人的束缚，同时还在用尽全力地绷直身子，不为别的，只为了离那根灼人的东西远一些。

见爱人真的入了戏跟自己唱反调地开始反抗，姬发脸上的笑容越来越明显，顺势反握住殷郊的手与他十指相扣，再将另一只手继续早些时候被中断的爱抚。武王的手仍然带着从前在军营时留下的粗茧，一摸上爱人被自己吮咬得红肿的乳尖就能感受到对方的颤栗与变得粗重的喘息，再用指尖压下去轻轻打圈便感受到殷郊更为夸张的抵抗，还带着他压抑的求饶声：“……姬、姬发，你不要摸那里！好奇怪！”

依着习惯埋头于让爱人舒服的姬发这才想起来他们还在演一场强迫与被强迫的戏码，顿时加重了指腹的力道碾了下去，逼出殷郊的一声低吟之后再毫不心软地拧上了那两点，贴上爱人的耳朵哼笑：“我偏要。明明你也很舒服，不是吗？”

他理所当然地叼住近在咫尺的耳朵，将这处一寸不落地舔得湿漉漉的，让暧昧的水声毫无遗漏地顺着耳膜钻入殷郊的大脑，逼对方用听觉承受自己的欲望。姬发兵分两路，一边舔弄发烫的耳朵，一边空出手来，不再骚扰爱人的乳头，转而探到身后分开殷郊饱满的臀肉，挺腰一鼓作气地把肉根送入了熟悉的甬道之中。

尽管未做过任何扩张，但前几日承受过的肠道还很柔软，饿久了的穴肉瞬间缠上来讨好这位外来者，一收一缩惹得姬发头皮发麻，闷哼一声才掐住殷郊的腰开始了无尽的抽插，每一下都进到最深处，狠狠地凿上那处凸起的地方。

他将殷郊的手握得更紧，低着声音问：“舒服吗？”

舒服吗？身体的反应是肯定的，殷郊的感受却是否定的。先前那些肆无忌惮的亲吻与抚摸已经越过了他能够接受的极限，别提姬发此时此刻还真的进到自己身体之中，用那根东西反反复复地抽插，连肉体相撞的声音都大得可怕，不加遮掩地将这场情事向所有人宣告。比起身后传来的微妙的舒爽，殷郊只更多体会到了密密麻麻泛上心头的痛楚与恐惧。他不断地往前逃，姬发挡在自己胸前的手臂却不断地将他又再拉回来，仿佛要让自己永远地与他钉在一起、合为一体一般。

不知不觉间，殷郊的脸已经湿透了，被姬发所顶出来的呻吟也带上了扭曲的哭腔：“不要、不要，姬发，我不要了……”

代表拒绝的两个字被他含含糊糊地说个不停，身后的人却完全不如他所愿，甚至还加快了挺腰的节奏。湿热的吻自发烫的耳朵蔓延到他的侧脸，夹带着武王意带威胁与调笑的声音：“你说不要就不要了吗？殷郊，你是我的。”

随后便是一轮更加猛烈的抽插，穴肉被这柄利器摩擦得连翕张都慢了下来，在姬发射精时甚至无法完全挽留住这些液体，有不少浊白的精液顺着他们交合的地方流了出来，合着艳红的穴口边缘，简直一派淫靡。

姬发喉结一动，光是看着，还埋在爱人体内的性器就抬起了头。他抱着殷郊帮着对方翻了个身，刚想接个长吻再来上一次，却发现对方脸上满是湿痕，还有新的泪水在往下滴落，连他自己的胸膛也被弄湿了一片。

完全没料到对方是真哭的姬发呆了一瞬，方才还蓬勃的欲望顿时一点也不剩，连连手忙脚乱地擦去殷郊脸上的眼泪，用嘴唇讨好地蹭了蹭他的嘴角，轻声问道：“怎么了，殷郊，是我弄痛你了吗？”

姬发这么说着，便想伸手下去一探究竟，却被殷郊眼疾手快地及时止住了。他的动作虽然也像是延续先前的羞辱，可至少他会听自己的话停下来，这时的姬发似乎与刚才霸王硬上弓的那个人判若两人。殷郊看着对方满是担忧的眼睛，最后还是摇了摇头，挤出两个字来：“没有。”

他抿了抿嘴唇，似乎觉得面前不再满心都是搂搂抱抱的人还是自己熟悉的那个好友，便放心了许多，开口发问：“姬发，你……你方才为何那样对我？”

为何？那当然是因为爱你、心悦你啊。姬发差点脱口而出，但武王细细一想便明白过来爱

人这问题的怪异之处，看着那双熟悉的眼睛，并不直接回答殷郊，而是想了个折衷的问题：“殷郊，我们明天要干什么？”

“明天？父亲不早就说了明天练习射术吗？”殷郊无需多想便答了出来，随即拧起眉来看向好友，“这些事情你向来记得比谁都清楚，怎么还想借此来搪塞我的问题？”

果然如此。姬发才了然地点了点头，下一秒却被爱人问得毫无招架之力，完全不知道该怎么精简地解释。他只好暂时地往后退了退，不动声色地与不能接受他们现在关系的殷郊拉开了距离，斟酌一番才开口：“殷郊，你听我说，虽然对你来说可能很难接受……”

对于记忆停留在质子旅的殷郊而言，自己父亲是如何昏庸、诸侯又是如何混战的场面无论怎样都不可能发生。尽管姬发已经耐心地一一将来龙去脉都说给了他听，他还是一个劲地摇头，拧在一起的眉毛自始至终都没有放下来，彻头彻尾地凝成了不信任的角度：“你要是想……羞辱我，大可以直接动刑，无须编这样的谎话来骗我。”

讲得口干舌燥的武王到最后只得到这么一句话，他除开苦笑以外再无他法，唯有唤了人端来热水：“不说那些了，你也累了，先……洗一洗吧。”

他这么一说，殷郊才反应过来自己身下有多么黏腻与酸软，确实是累了、需要洗一洗了。这种从未有过的难受触感让他回想起不久前自己是怎么被姬发压着做了那些不可言说的事情，脸色霎时间比刚刚更加冷，不欲再与始作俑者继续交流，连头也扭到了一边。

武王虽然贵为一国天子，面对此情此景也想不出更好的方法，脸上的苦涩不减反增，唯有先退一步：“那……我先去侧殿，迟些我们再谈谈。”

他将自己的正殿让给了爱人，完全不知他们互相相爱的殷郊倒是完全不领情，等姬发一离去后便无所顾忌地打量起了这个比朝歌的宫殿更辉煌亮丽的地方。尽管目前为止发生的一切都真实得历历在目，他还是觉得这就是一场梦，只要梦一醒来，自己便会从柔软的床铺回到粗草之上，同姬发继续做回能够一起吃肉喝酒的好兄弟。

殷郊望着用金线绣着暗纹的帷帐发呆，直到侍女出声才回过神来，挥退了姬发特意为他安排的人，自己一个人匆匆钻进了木桶之中。温度恰到好处的热水消解了他因失忆带来的疲惫与身后的酸胀，倒是又勾起了胸前两点的刺痛。一想到姬发如何对自己的身体上下其手，他的脸就烫得像是也浸了热水一样，心中倒是全然忘了那时候的愉快，只剩下被人随意摆弄的愤懑。

沐浴过后，殷郊换上了侍女先前放下的衣物，倒是和姬发那一身一模一样，连上面绣的纹样也如出一辙。他看着绸缎上缠作一起的龙凤沉默不语，姬发却不知何时又回到了正殿，轻声唤他：“这一身还喜欢吗？”

屈居人下，谈何喜不喜欢。殷郊仍是一言不发，姬发便也噤了声，只挥手让身后的太医上前来。幸好殷郊对太医还不算太过抗拒，还愿意伸出手来让老头子给他把脉，似是也想快些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速速逃离这个把他困住的囚笼。

他是配合了，可太医却是紧皱眉头，把了脉后沉吟半天，当场就给武王跪下，咚咚地不停磕头：“大王饶命，小的实在是诊不出这位贵人除去略有发热之外有何病症，还请大王发落！”

发热缘于何故姬发心知肚明，他也知道殷郊失忆的问题不是一时半会能够解决的，倒也没有大发雷霆，只是又挥了挥手：“煎些退热药来，退下吧，少用些发苦的药。”

他还记得殷郊不喜欢苦味，从前喝药时总是皱着脸一饮而尽，这时也不忘吩咐下去，顺势坐到殷郊身侧，看着对方的侧脸出声询问：“要不要再拿些蜜饯来？”

殷郊多少因为他的态度而有些心软，可一想到自己发热还不都是这家伙干的好事，身后被强硬闯入的地方还在隐隐作痛，立即又板起了脸，撩起衣摆坐到了长椅的另一端。

此后的几天大抵都是如此，太医院的太医几乎都来了一遍，姬发还找来了民间的所谓神医，可他们的招数通通都对失忆的殷郊起不了任何作用，甚至还把人惹得愈发烦躁，连带着对姬发都露不出一丝一毫的好脸色，更是一句话也没跟他说过。一想到爱人愿意和侍从、太医说上几句话也不理会自己，武王难得心中酸涩无比，也不再执着于缠着殷郊，而是默默起身离开了宫殿。

他在偌大的皇宫中兜兜转转，似乎每一处都留有曾与殷郊一同赏玩的回忆，当时有多美满快乐，现在就有多失落难过。姬发停在花园之前，垂着眼打量身前开得鲜艳的各色花卉，回想起他曾和殷郊一起手把手酿过酒埋于这些鲜花之下，想了想还是没有将这珍贵的几坛酒挖出来，而是转身回了侧殿，惟恐多看一眼曾经浓情蜜意的象征。

姬发不愿对那几坛出自他们之手的酒出手，转而把满心的怅然若失发泄在别处，在侧殿不

顾身边侍从的劝说喝了一杯又一杯的酒，到最后甚至将玉杯抛到一旁，捧起酒坛就往嘴里灌，泪水和酒液都溶作了一起，染湿了他的衣襟。

他喝得太久，夜深了，人也醉了醺了，歪歪扭扭地站起身来，踢开脚边的酒坛，还记得要放轻脚步，悄悄地回了正殿，只想多看一眼爱人的模样。

自第一日后，殷郊生怕半梦半醒中又会有人亲他吻他，勾起那些不妙的回忆，干脆严令禁止姬发与他同睡一榻，以绝后患。因此，姬发也不敢逾矩，即便醉意上头也很有分寸，只是在床边盘腿坐下，用眼睛描摹陷入梦乡的爱人，连伸手去碰一碰都强行忍了下来。

他看了半晌，蓄着的泪迟迟没有落下，直到实在是困得狠了才一阖眼皮，而泪滴也跟着滴落，沿脸颊留下了长长一道湿痕。

守了半夜的他是睡了，而殷郊却是在这时候醒了。他一睁眼就望见姬发脸上带泪、眉心打结的模样，心脏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还夹带着一阵阵的绞痛。殷郊也说不出到底是为什么，自然而然地就撑起了身子，稍稍凑上前去，轻轻碰了碰武王还带着酒液的嘴唇。

殷郊万万没想到自己这一吻也会唤醒姬发，对方猛地睁开双眼，蕴着湿意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自己，随后更是一个翻身上来，居高临下地将他压在了床上，令他动弹不得。姬发的眼睛在黑夜中也亮得可怕，殷郊能借着旁边点的灯隐隐约约瞧见当中有自己的身影，一时间心痛的感觉只增不减，嘴唇颤动着，不知如何是好。

下一秒姬发便不由分说地咬上了他欲语还休的嘴唇，舌头气势汹汹地闯进去，将烈酒残留在口腔中的味道通通渡去。他还醉着，只以为自己也做了一场梦，梦里爱人不再冷落自己，而是能够承受这几日以来的所有痛苦与委屈。

他吮着殷郊的舌尖，直到对方疼了疼了，哼哼着推开他也不松开，反倒还变本加厉地舔过了对方的舌根。姬发用力握住殷郊推过来的手，引着他摸自己剧烈跳动的心口，再接着一寸寸地下去，划过胸腹紧致的肌肉，然后是胯下那根因着过量酒精还没有完全硬起的肉根。

等两人都难以呼吸，姬发终于结束了这个堪称掠夺的吻。他眨了眨眼，又有新的眼泪落下，恰好滴到了殷郊嘴唇上。殷郊伸出舌头一舔，又苦、又涩，和他自己的也一样。

他这番不经意的举动轻而易举地点燃了姬发心中渐渐旺盛的欲望，对方大手一掀被褥，扯下他身上的衣衫，分开他的双腿就直接扶着自己捅进了那个毫无预备的小口。

上一次姬发从后背进入，虽说没有任何前戏，但也算有些亲吻与抚摸作铺垫，姿势更是起到了补偿的作用；而这次他不管不顾地就正面插了进来，其中的疼痛不能同日而语，殷郊只觉自己被他的性器所彻底贯穿，疼得完全出不了声，只能将感受到的一切皮肉之苦付诸于行动还回去，也不顾什么兄弟情面了，手脚并用地踢打在自己身上驰骋的人，大声叫道：“姬发、姬发，你给我停下！”

红了一双眼的姬发可管不得那么多，掐着他的大腿根就大开大合地插干起来，这次是真顾不上殷郊的感受，只会一个劲地碾开紧致的穴肉，往最深处凿弄。来回几趟之后，大约是有血液与肠液的润滑，他的进入开始顺畅起来，节奏也比之前快上不少，肉体拍打声响彻耳畔，差点就要掩盖过殷郊的哭声。

内壁破损之后还要被迫接受反反复复的摩擦，这种钝痛的滋味可比战斗中那种又长又深的伤口还要难受得多。况且醉了的姬发又只会挺腰抽插，不说一句话，也不碰别处，殷郊只觉一颗心犹如被人狠狠捏碎一般，身体的疼与精神的痛融为一体，让他咬着嘴唇也没能忍住呜咽的声音。

枕头已经被泪所打湿，殷郊打着打着也被操弄得脱了力，落下去的拳头展开为手掌搂上了姬发的肩膀，双腿也不知不觉地勾上了对方的腰，企图让这没有轻重的家伙能慢些、缓些。

许是肌肤相贴真有作用，姬发放慢了动作，只是每一下仍还插得很狠，凶猛地刺过每一寸被折腾得烂红的穴肉，再一个挺腰，让他们完全地贴合在一起，埋于深处射出了憋了这么多天的精液。

姬发的手臂撑在殷郊脸侧，他自上而下地望着爱人的脸，汗水与泪水混在一起一滴滴地落到殷郊的胸口，而后泪流得越来越凶，啜泣的声音竟比刚才的殷郊还要大，光是听着就让殷郊心中发酸发软，揽住他的手臂忍不住一收，让姬发的脸颊贴上了自己湿漉漉的胸膛。

姬发隔着一层皮肤听到爱人与自己渐渐趋于同一频率的心跳，很是虔诚地吻了吻底下那颗曾有一段时间无法跳动的心脏，接着又再起了身，衔住殷郊的嘴唇，同时又把自己的性器混着汨汨流出的精液送入了被操得软烂的穴口。

这一次他动得慢了许多，但仍是一声不吭，除开一双眼睛锁住殷郊与腰肢不断耸动之外再不做其他事情。仅仅是被他这么看着，殷郊的脸颊就无意识地升高了温度，就连被插入的地方也逐渐滋生了未曾体会过的快感，肠肉迫不及待地缠了上去，希望能获得更多的舒畅。

看着姬发依旧没有止住的眼泪，殷郊不知怎的就伸出了手替他擦了把脸，手似乎就此黏在上面一样再也不愿放开。这一幕和模模糊糊的记忆所重叠在一起，只不过那时候被捧住脸的是自己而非对方，发生的场所也并非宫殿，而是昆仑山下。

过往的记忆一点点拼凑起来，殷郊总算得知姬发之前那番耐心细致的解释没有一点假话，不由得又再替他擦了擦新流下的泪水，硬是撑着自己起了身，主动地亲了上去。

大约仍在醉中，失忆的爱人难得主动了一回，姬发竟也没显得有多激动，只不过刚才的那股倔劲确实消减了不少，已是愿意与殷郊亲近，一如既往地缠上他的舌头，放轻了力道与他交缠在一起，时不时还舔过对方敏感的上颚，引来殷郊以牙还牙一样的吸吮。

“对不起，姬发，对不起……”

一吻过后，抱着姬发的殷郊喃喃说道，额头同他抵在一块，两双眼睛近距离地望着对方，仿佛不只是殿中，就连这天地间也只余他们二人了。

殷郊重复了好几声道歉，然后才凑近了吻去姬发脸上的泪痕，双手也自然而然地跟他再一次十字交握，甚至还循着以往的记忆时不时摆一摆腰，吞吐着身后那根硬物。

有了他的帮助，刚射过一次的姬发很快又再到了高潮的界限。这一次他没再无动于衷，握住了殷郊前头那根同样硬热的肉根，一边快速套弄，一边追着爱人受不了的那处反反复复戳刺，最后成功地让他们在同一时间射了出来，不顾满身的黏腻便贴着脸又吻在了一块。这一晚发生的事情太多，姬发也不知道自己是何时睡去的，感觉到怀里的热度时才惊觉不对劲，迷迷糊糊睁开眼睛便望见了一片肉色，上面还遍布着星星点点的痕迹。

他一个激灵坐起了身，看清楚后便明白过来是自己又强迫了殷郊一回。明明都已经约定过了，自己却还是言而无信，要不怎么说喝酒误事呢？

对上殷郊也慢慢睁开的朦胧睡眼，姬发只觉满心愧疚与不安，要把下唇都咬出血了，泪水不知何时又漫上了眼眶。面对天下之事从来都是干脆利落的武王没有多想，掀开被子就起了身，压下自己声线中的哭意道了歉便准备夺门而出，不愿再在殷郊面前扰乱他的心情。醉得将昨夜之事几乎忘了个一干二净的姬发却没想到殷郊已经彻底醒来，还一把拉住了他的手臂，模仿着前几日这家伙的语气说道：“姬发，你休想走！”

殷郊的一双眼盯着印象中从未如此仓皇过的爱人，手腕施了劲把姬发拉回自己身边，毫不客气地给周天子下令，嘴角却不由自主地弯了起来：“做完了就想走？你，要对我负责！”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